風希堂文集

風希堂文集卷第三

浦陽　戴殿泗　東珊

書

與周盤洲先生書

離違逾月青春漸深恭惟侍候安福同門指授知必有日新而月異者顧竊唯承學以善問爲先請問以近思爲要尹甫翟近來漸知問否以泗之鈍默計胸中所欲問者不知多少今姑條取其自疑自解自謂若可破去從前胸中之謬誤者數端書請指誨一向來讀書看文每喜深求密取謂味在言思斷絕之餘理在逕路不交

之處愈舊愈遠實無可得今來識其大謬此乃陰陽邪正分界此意不除最誤知見凡屬纖詭欹刻意境竟當極力破除進乎易簡一向來於四書毫未措想後來每日喜暗諷孟子數章而於論語僅似兒曹讀過今來漸知吾所以誦孟子者徒恍惝於文氣意境之彷彿非能實有所見凡孟子多係提醒宗旨而真實處全在論語大學如存心養性知性知天不熟研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諸章未識功夫安在方信孟子難讀後來諸儒語皆可以此意例看一昨歲溫理易經有可笑數件未究諸經而先事於易可笑一未熟意理而妄卽窮鑿可

笑二舍乾坤而言震艮巽兌可笑三數月逼拶而成意
見無優游玩味之益可笑四唯繫辭章段及雜卦一圖
尚自謂若不可廢者然自此看易經有見得平實處未
知信然否一向來繙讀宋五夫子書於朱子之博大略
未窺及而一面玩讀一面又似有多少書籍不免高閣
令思於此有得雖盡拋他業可也而況一條共貫必無
拋去之理至朱子之書尤不可一日離蓋其語必透底
而無含容不盡之詞理必造極而無並蓄兼收之意蓋
昏庸之藥石而學業之大成今如此說眞覺徒勞而詞
費然詞從心出則其心之淺深粗細皆以表見是爲是

病而待藥非閑說也豈必以諱而不講以爲高哉一深竊自惟昏蒙不醒軟懦不立之弊每日百出思夾唯熟讀朱子書庶可對證切療未知當否右諸條皆率意寫出言不可盡而大約亦已可見知不鄙以笑而必有以誨督之幸甚不宣

答周盤洲先生書

以宋潛溪之精心大力不能傳黃田居之著述於不朽其前焉者若干世封之易書詩傳于正封之春秋三傳是非說朱臨之春秋說倪文卿之輿地會元志鑑轍錄王處一之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以至朱悛

之春秋羣疑辨蔡慶宗之春秋集解陳詠之河圖易象
本義著於書錄者猶有片紙隻字存於今日者乎卽吾
浦前輩觀之旣已有然況幷其名姓泯泯無遺者不可
知其數也有書契來孰不爲文而僅欲以其文字傳則
一言以斷之曰妄有兼人之才力而僅用之文字以冀
其傳則妄之妄也妄而有傳者矣有不傳者矣不妄則
無不傳不妄而有不傳則可謂之不幸也若吾浦前輩
是也耳目之寶玩與夏商之敦彝其孰傳孰不傳又豈
人力也哉承諭示論德功言三不朽以及應酬文字之
利病詳哉其無不該備以此法讀寶綸文集庶乎其無

遺義顧泗也何足以知之聊推廣其說因以復於先生唯鑒裁之

與朱西崖先生書

久睽晤教伏唯文履安好茲者先祖九靈山房集校刻已竣謹送呈一部其補編暨年譜係是新輯年譜所據本集爲多其他史鑑志書及家乘及同時諸大家文集僅十數種未知果能無差謬否他如字畫體製倘有差舛鈞望繙閱之餘拈出教示幸甚泗自校刻此書過閱不下三數十過嘗竊因其字句聲韻之末以想見夫醞釀蓄積出處語笑之所以然而遂以仰推爲遙於當日

之名師碩友若柳吳黃佘宋鄭王胡皆浦產也不則其鄰於浦而涖於浦者也重門洞敞堂奧深邃園囿池榭陂陁上下各具徑術不名一途俯仰揖讓其閒環珮繽紛步履密切嚧亦奇觀矣因亟歎程子所云昔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是語也於茲爲信雖然誠使瑣瑣者得幸生於其際諸鄉先賢其肯不吝顏色許令附執鞭焉否如果不相逕庭則先輩之聲颺謦欬略無虛假毫芒泰山猶有存者以譌缺三數百年如先集者猶得一旦仗不沒之精鑿以繕完乎此編定故殘書之搜輯猶易完書之能讀最難不其然與不其然與今日吾鄉

學者六經諸史盡可置之高閣終世不觀安用此書雖然未可知也設有能摩挱故物蹶焉興起尋其味别其聲追求其勝理脈絡則夫讀經之法具於中讀史之法具於中儒先剖别性道之旨當世閱歷遭逢之故所以匯經史之精神而運用於一身者悉具於其中此方柳吳宋諸巨集中同具之大致而坎壈轗軻先集爲益甚其得所感發亦宜爲益深然則決非今日之浦江所可有可無之書不獨家傳世澤理宜輯完而已易知也吾黨之士有能奮興慨慕於斯者乎敬當奉一編爵之其若身爲後人不知感發悠忽度日亦何以逃其責是所

望於相愛者之提耳命之於斯爲不細泗自承教以來未嘗不以鄉先賢諸書相讚歎今集刻告竣敬以復於先生其必將不惜片言有以廸教之也

答朱西崖先生書

昨接手翰及論易一書義指詳切秉燭循誦不覺達旦蓋譬發多矣俗學不根之弊眞可歎懼顧不勝獎誘之義謂可使蚊而負山則深竊以爲過也細思學人所以立根不在多言惟在責志志之不立豈得復有是處其信然否也所論讀書貴從容研味俟其心意脫灑求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旨哉斯言敬當時時銘誦以治躁

心之疾孝經解不蒙披駁然敢遂以爲是耶論易之旨精矣詳矣仰見所得之闊大渾成不屑屑以銖積寸比爲事唯於鄙意若有未盡者其敢以默默已耶尊論顚倒陰陽硬分上下配合觭突諸弊聞命驚悚竊自謂不敢有此要以筆墨性拙旨意不明故耳諸蒙翻詰亦似鄙說中多所已具若坤離之爲陽以其對震艮之爲陰以其偏臨觀若何而處上蹇解若何而處下皆有定說非敢漫然至水火爲天地大用頤大過中孚小過爲坎離之似皆幸於明見深有脗合唯所擧先天圖震巽艮兌處乎四隅之說則正是立論不同之由不容以不辨

也葢先天圖之相對者震與巽也艮與兌也與乾坤坎離正對之卦相同者也卦序之相聯者震與艮也巽與兌也與乾坤坎離正對之卦相反者也序專主於反覆故有乾之卦其次必無坤有坎之卦其次必無離唯泰否既未濟備焉而亦不及乎諸卦若卦有震則其次必爲艮卦有巽則其次必爲兌而四子之卦未嘗或分故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之說先儒指之甚精而震艮巽兌眞文王序次之至意也設文王序易而可假從正對之義則屯之對將爲鼎需之對將爲晉豈復有屯蒙需訟之次由是則震始可以比巽艮始可以比兌而父

毋用事男女用事之理始爲不虛而易顧不然則必將有其所以然者矣葢易言天道而責重於人事包運以天地水火之爲天者使之分而見充積以震艮巽兌之爲人者使之合而存義各有當不如是不足見其藴之深也自兩篇既定而比較於陰陽上下之閒則紛紛搭配爲多事自其所以然之故而通之則歷歷位次爲固然豈得漫然逞臆而爲之者哉至於卦圖有序分專交之說一時撰掇誠有可哂者若以序與分爲舊說則又未然舊說所謂序者一卦中之長少先後如水雷雷水之比其說可節取而不可盡通今圖所謂序者羣卦中

之長少先後自乾坤而震艮而坎離而巽兌其意視先儒而較異而分之爲說則又以水火之用輔天地以生成故超置於四子之先而不相雜亦自然之理也來諭以專與交不獨施於四子可言乾坤之專亦可言坎離之專是則然矣但試耦舉二卦有乾則無坤有坎則無離是散而運者也非專而聚者也夫廣徵天道而專言人事是易之深示其教者有在矣唯支之一言信乎其不該不備鄙意初以坎離卽乾坤之交旣未濟卽坎離之交而頤大過中孚小過則四子之交而偏者又卦不可以反覆而列爲坎離之似故以終一篇之義焉殊不

思交也偏也似也終也有非交之一字所能盡今思唯易以終字庶乎較爲該括然其理則亦非矯強者矣豈必執全易以訓交如所謂交易之云者哉夫易道之大不可窺測而先哲之言必曰因辭以求理今未熟象象之辭未窺乾坤之蘊而輒索之茫茫此其所以無當向嘗深以自悔者也然尚竊意卦序之云誠易中之一義而獨恨其未見義理之大全也遲鈍之胸深惟惶悚竊有希望必求深心厚力如左右者日聲而月寃之或可撥其迷謬冀於開明故不敢自外而輒瑣瑣云爾愼勿以一言之未喻而已於再言則幸甚

與朱西崖先生書

前月接手翰及論易諸作反覆詳味不易猝盡泗何幸而得與聞此耶如雜卦說中乾剛坤柔挈其綱一段發前人所未發葢易最重兩體論卦論爻論序論雜皆必以兩體爲斷雜卦中有坤諸卦自比至困有乾諸卦自咸至夬以此見乾坤提綱之意此易之精微而前人所不道也震艮巽兌以兩體揉合觀之而義有特見半坤半乾以兩體拈一觀之而理有大明論雜卦如此幾無遺蘊卽扶陽抑陰在其中矣取互根取天道取互卦取損益上泰否下諸義竊謂勿以參入可也未知何如震

艮巽兌誠不足以盡易然以其爲卦序所從定故不可廢觀樂憂與求諸字皆切指人事言之則雜卦注重四子之云亦似未可廢也先儒以上下經分陰陽者亦以天道人事之大段而託爲是名非卽指陰陽奇偶之原文也尊著以下經專言夫婦似於人事爲未盡而夫婦之水火亦覺難合詳讀之有兩篇之分界而未得每卦之聯序此則泗意所未盡解者也前月奉答論卦序書辭旨粗率深祈糾正其中論序分專交交字宜改爲終字處細思甚不妥蓋否泰旣未濟頤大過中孚小過此八卦之正交也震艮之交唯頤中孚耳巽兌之交唯大

過小過耳非隨蠱互爻可比故不如仍用爻字以伸其義其以坎離代泰否則所以著水火之用也未知然否六經言遠視如天隨時溫習眞覺不可易語然所大恐者亦曰不爲我有耳苟我得而有之則一尺一寸皆不虛也顧非深入顯出精勤探討如先生者烏可以言有得耶質鈍如泗非敢輒有稱說唯自述己見以俟敎正以庶幾於無誤故不敢默默耳不宣

與朱西崖先生書

歲月如駛想學業日臻隆備竊謂績學者根基先立則日用話言之閒皆有積累又當不憚披解使心目中無

纖毫迸藏之累然後可漸進以有成然非高明其孰克以任此耶去歲妄呈草稿二本別後細思覺有大可笑者如易說舍乾坤而言震艮巽兌舍意理而穿穴象圖不務平心細玩俟其漸透而逐日偪揠以成意見此類皆極不妥然竊自謂苟深諱其非自祕不出以養成此蒙憧不的之意境則心根之受病爲益甚而無望有明理之一日則不如直捷透快是其是而非其非之爲得也此泗所以求教於左右之意也未知以爲何如盤洲先生處想應日有信息雪崖先生家塾近甚安妥泗昨支來朱子全書一部分日挨誦自客歲除日爲始至今

月之初纔克一週以時日計頗爲淹滯而此中精要竊恨無所領會然深觀其中閎深無細大之不包精簡又兩言而可盡洞洞屬屬鎮壓人之邪心剖析其昏迷作起其卑懦使人有欲罷不能之勢者今而後知日星之麗乎天不可一日離也謹道所見達諸左右伏祈箴誨不宣

與嘉興曹仲謀秉鈞書

去冬接到九靈山房集原本不謂寒門先澤數百年之久數百里之遙竟得之有心人勤搜之手俾得完然頓復其舊觀足下惠賜厚矣弟初得鮑氏鈔本極深喜躍

所屢向足下言之者意欲得海寧查氏秀水曾氏諸鈔本互正其譌缺然孰如原刻之一成而不可易也先世刻此書時傳印未廣亦未識焚燬所自今而知原刻猶在人間不獨詩文精氣藉不昧沒而摩挲手澤恍如對我先人爲後嗣者宜何如感也承教四稿可存其名詩文宜從其類以便閱者誠然但就鄙意細看遇與年而俱別文因遇而各殊四稿分編從其年與其遇而文體因之似遵舊樣尤爲分晰抑栝捲存焉未敢以意動也足下以爲何如今俟刻成數卷當卽呈教足下著述想當日富深造自得以至於古人之林有非外人所得與

者惟嵩人最自適耳弟今住萬松書院一以便校讎之役一以適游覽之懷若論學業深懼其無寸進也湖干穉若所望式遄其來得早從朝夕則幸甚

與吳稷堂編脩論河源書

送上西域圖志四套祈檢入此書除安西北路天山北路諸山水與河源不相關涉外其安西州南路循闢展庫車賽喇木以至葉爾羌和闐諸在北山之南者皆蔥嶺以東之眞河水其支分派合一條不可遺去蒲昌海既爲河水之大伏其旁支如蘇賴昌馬黨河之伏於哈勒池山丹水之伏於索博鄂模以及色爾騰海哈喇淖

爾等之可指名者亦皆河水支源伏流之當一一併敘入者也至於安西州之東星宿海之西相去尚千餘里其中隔有青海居延海鹽河布哈河諸水須查考甘肅統志及康熙閒輿地全圖始可稽其的實之處以星宿海而論水道提綱所載噶達蘇七老峯卽今圖之噶達遜齊老阿爾坦河卽今圖之阿勒坦郭勒其爲說正與今圖一一脗合唯止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而不更溯其伏流之源則西域諸水隔絕不入黃河耳查崑崙有二皆爲河源其一枯爾坤卽星宿海之喀喇巴顏山是河水伏地再見之崑崙源也其一在回部蔥嶺之西乃西

藏阿里之岡底斯山即阿耨達大山爲大地諸山之祖
其水之西出者爲恆河入西海其出於東北陬伏於阿
耨達池復潛發於葱嶺和闐者爲黃河水經注所引釋
典之文瞭然明白亦卽以阿耨達山爲崑崙墟是河水
初發源之崑崙源也故首在西藏流而伏者在西域伏
而見者在西寧邊外合三屬以序次而河源始爲完備
耳積石有三其一河州積石是禹貢所載其一卽星宿
海乃枯爾坤之別名其一在葱嶺西水經所云河水冒
以西南流者酈道元已駮其說然據此而謂葱嶺之西
更無河源則爲未盡也序河水者必以阿耨達山爲初

祖矣蠡測之見幸賜指南

跋

鄭氏家規跋

孝義鄭氏家規共三卷前錄鄭太和順卿著後錄續錄鄭欽子敬鄭鉉彥貞著考鄭氏世系備見唐書其居浦陽爲孝義之門歷見於宋元明三朝之史國運迭遷家風不改古今所罕覯也今讀其家規肫肫樸直無取文飾嗚呼此其所以爲孝義歟鄭氏來浦陽自淮巨淵始同居自綺宗文始至順卿六世矣前乎此不聞有規至順卿以剛毅厚重之資享耆壽之年銳然一遵朱子行

冠婚喪祭之禮食指數千門風日擴且疊邀朝廷旌表
獨復之典此而不立之規以範其家人則將無以維持
於永久此大易所謂窮變通久神而明之與時宜之者
家與國無二理也又觀順卿所著五十八條正大嚴肅
總持大綱而已後錄續錄則又纖悉周密無微不著蓋
因時而制宜善創善守宜其同居至十有四世之久也
抑重有感焉者鄭綺宗文始祖也史已稱其善讀書通
春秋穀梁學有自來矣順卿之樸茂迹其生平所敬事
終始不替者則有若柳道傳氏黃晉卿氏其延之家塾
資訓課之益始則有若吳立夫氏繼則有若宋景濂氏

至先祖九靈山人金華胡邦衡氏天台方希直氏皆久住其家而家規之作柳宋商定者居多是宜其淳厚不讓古人也盖吾婺自徽國文公東萊成公倡道以來四傳而至文安金公厥後柳黃宋戴遵衍其緒而皆於鄭氏有膠漆之契以是而訂爲規豈惟家哉雖達之天下可也故吾以爲鄭氏之孝義實婺州正學躬行之一派至今有耿光者也泗生也晚竊嘗景仰前哲游訪義門見其聚族千餘家餘韻流風非他族所及者謁祠廟堂序肅穆古柏蒼然柳公道傳所書有序堂額古勁溢目暇日從麟溪集鈔家規三冊梓而行之以慰天下之傾

慕義門者其必以先覩爲快也夫鄭氏第八世濤仲舒泳仲潛等嘗增損三編合爲一册刻於旌義編中條理秩然矣然深惟原文尤古質有餘味故今刻一循原編之舊云

古今源流至論跋

南宋林德頌古今源流至論議論慷慨敷敘明切文用對偶有似時文之體而標舉詳明於宋事尤爽達洵根柢槃深之作也惟東南旺氣一節疑康節之地氣自北而南將治地氣自南而北將亂之說爲不足憑而以南宋爲極盛夫德頌居理宗之朝而立論如此是有諛佞

之意而無警畏之心矣且其所言黃唐夏商千五百年地氣旺於東令考伏羲都陳高辛都亳是中土也黃帝都涿鹿堯平陽舜蒲坂禹安邑湯都亳亦中土也何謂東耶謂周秦漢旺於西千百年而轉至河朔自東漢以來河朔屢有爭王創霸之資陝西每有折北不支之弊此草竊僭據之流何可言地氣也又五百年王氣始盡轉而南人才所生財賦所出甲於天下至南宋而得氣極盛此謂有文無實徒累紙墨不作可也德頌最重濂洛關閩之學於邵子極其推服而此獨疑之何也豈至論之文煩多或不盡出於一手而為人附託之辭歟是

不可知矣

岳襄勤公行略跋

殿泗幼㫁恭讀

純皇帝御製平定金川碑文知襄勤公武烈之震耀稍長恭讀

憲皇帝御製文集則見青海之役以五千之衆犁庭十萬休有烈光而先是早著績於西藏合三次大功綜覯之公之樹勞閥於

國家非一日矣後入史館思覽公紀載以爲快未幾與脩實錄纂書甫二卷旋奉

命侍學上書房於公之事蹟未暇深考也每與周總憲
東屏張侍御船山談及公事神氣爲之飛動猶記京師
前門外公遺第一廛相國紀文恪師居之每爲余言此
宅按奇門法布置故門徑特小其閨庭窗壁多不甚便
然每更動則災患立至從舊卽已廳事前大石一方嵌
空玲瓏係艮嶽石金人所輦致公治第時奉
命移置者也一遺宅猶見傑人規橅如是浦江明府岳
侯公之曾孫以選拔教諭軍功保舉銓今職愷悌慈祥
艮懷茂德嗣子入京大人先生多索覯公遺事侯遂出
篋中所藏行略屬殿泗校正付刻以應其求因述殿泗

數十年高山仰止之意書其後歸之

書後

讀荀子書後

荀子周末大儒自李斯以邪說亂天下後人府辠并訾其學此不足深辨也觀斯入秦辭卿數語詬賤悲窮希世逐利悍然背師不待得志之後然則卿何尤焉余讀其書想見褒衣束帶廣博深崇之氣象借字畫譌誤無別本參較姑爲分句讀整段畫并標識一二大旨於上方以便觀覽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余謂沙汰其字句深沒其文辭其於道也遠以合

乎削之云者領要知歸在學者之心得已耳然則謂昌黎不竟其業為可惜者亦惑也

書荀子天論篇後

荀卿之言天也除邪去惑明道設教莫切於此矣後世作為洪範五行災祥占驗之術者何紛紛也強欲附於知天之說而實無所以勝之膠繞錯亂帥其私意而無補於為治之數無已則轉為讖緯符命惑明帝而濁聖經無已則變為天書道籙亂道常而淫讆說是展轉而趨於術之愈荒而末世固甘心焉者無他尊其說曰是天道也云耳荀卿以不為而成不求而得者為天職而

聖人爲能不與天爭職由是喜怒哀樂爲天情耳目形能爲天官心爲天君財爲天養順之福逆之禍爲天政是善於言天之正者莫荀卿若也以治亂非天星墜木鳴六畜作妖爲可怪而不可畏以稼傷政險乖離淫亂爲人妖而脩禮以治之是善於言天之變者莫荀卿若也正變互形纖微不遁百世而下有譸張詭說以言天者皆見棄於荀卿子者也或曰王介甫之天變不足畏不旣胎於此乎此似而非也天論有之矣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明禮以爲表夫貫乎道而表以禮畏天孰甚焉譸說者烏足以惎之吾怪夫

好言天者衆矣不獨災祥之說爲然也其亦思得荀子而正之也歟

續荀子非相篇

相古之人有之荀卿非之荀卿是也余惑夫世之爲相不一其類浸淫作息於大宇之下廣地之上不別白而悚息之則假借而幾及其身故非相之論不可不重述也夫聖帝賢臣暴君儇子不存乎相荀卿言之矣吾無更焉有一人而具千百相者有一相而延及千萬人者卽善相相無以測其邪正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極然則荀卿之說愈信荀卿之說信而天下之異形殊相愈

森然以起或乞於途或估於肆或治於門或攫於都或匿於幽其爲得失吉凶不可以意揣也不覬爲天下之極貴仁人則慕爲一世之至貞脩士不擇逕途不飭心意盱盱睢睢惟飽煖之是瞻是乞於途者丐相也權輕重飾觀視公平正直以招致人是估於肆者市相也姸媚夭姣復工塗澤邀多金說儇蕩是治於門者伎相也雄囊巨槖脅取無度物寶之歸焉若流水是攫於都者賊相也側避白日晻晦遊蹤尋之不可見觸之則多是是匿於幽者鬼相也之數者倏變而千百萬狀倏斂而集於一人倏延而及於東西朔南裔皇瑰譎不可殫述

善相者不得而窺荀卿子不得而論閒嘗遊五都之市入三家之墟乞者估者倡者攫者匿者踵至而駢集是何足害於人其爲患於人者非其徒而工其術者也正明目而覘之不可得而見也天庭人中眉端髮際會無有辨也雖然彼既受之天而爲是相矣則不可以變變將踽蹴而不寧泬寥而無倚無所恃以爲人然則其端倪形迹固已森森挺挺昭列於肝肺之閒夫孰逃也哉非獨其受之天也抑人事實有助焉彼既如是而得如是而失如是而吉如是而凶然欲其無避趨倣倣於其閒是立枉木而欲其影之直也噫荀卿以形狀顏色爲

無益於道今而知操鑒者實毆天下而入於異相殊相之中故荀卿是也非相之論不可不重述也

富貴中市相九多讀此爲之瞿然 李培謙識

朱文公詩鈔題後

徽國文公以壁立萬仞不可攀躋之骨力而其爲詩辭氣雍容紆雅如將有不勝然者嗚呼此其所以爲文公歟凡詩猶鏡然鏡所以照面也故鏡中有面詩所以照心也故詩中有心面之妍拙不在鏡而在面詩之妍拙不在詩而在心作詩而不於其心猶反鏡索照必不可得此學詩宗旨卽讀文公詩宗旨也甲午初冬鈔文公

近體詩一冊成謹記

書象山先生九卦解後

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次陳九卦之德與聖人所以用此九德者蓋脩德非以禦憂患而憂患之來聖人所以進其德故詳陳而熟復之如此儒者論學各標宗趣自期造極誠以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至同所要歸不能不異所從入爭焉者誤也一言而備道全德其惟聖人已乎繫辭傳論變化剛柔神明之體用皆聖人事其學者所宜勉莫如九德然其意豈異哉象山先生九卦解依文立義窮源竟微精

切而警動每讀之令心怦怦若不能自已象山於紫陽如水火矣求此解於本義無纖毫異而加精密焉未言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茲二言者固紫陽講學之大要也理至極處無可異同乃知其或異或同者互相為備不可偏無蓋聖人之道實然也末生蒙昧不獲親接大儒言論每見崖略敢不深措思焉若剿襲口耳沾沾異同亦非所敢出矣於易注中鈔出九卦解三節因書其後得時時省覽焉

持論最平最正此亦先生踐履篤實之驗 李培謙識

書史義拾遺宋太史書趙普辭後

甚哉鐵崖氏之論史也記曰疑事毋質宋太祖之崩斧聲燭影正史所不能決鐵崖實之曰晉王光義引柱斧殺兄於大寢且擬宋太史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允噫何其甚也人君如天誰得弒之見弒之君由來必漸誰謂太祖之英明而以是終乎杜后之戒趙普之書信於金石未嘗變改誰謂太宗之祚必以弒得乎卽位之後封太祖子爲郡王詔秦王子女皆稱皇子皇女固孟后命也趙普逢迎太宗中變故光美德昭不得其死誰謂卽位之始卽以篡得而必行屠毒之舉乎爲此說者因大臣不與顧命且深疾太宗趙普行事疑以傳疑不能

據理以明辨之蓋作史者之過然李燾之言引桂斧戳地者太祖非太宗也鐵崖遽遷易其文引以相坐可乎哉蓋刻覈之見假大義以驅駕古今而不自知其失於詳考也舊史何可盡信竹書紀年載舜篡堯禹奪舜益伊尹見殺於啟太甲而劉知幾頗惑之亦可據之以爲信乎余讀史義拾遺於以見論斷之精勁每有設身處地屈曲盡致之想非他家所及然其中亦不無事後之論游戲之作讀者辨之可也千古大義所關而游戲出之烏乎可或曰鐵崖之作半是寓言借古史以譏切時事非論古也何爲不可乎曰莊騷滑稽之習與六經箭

易之旨夫何愈君子立言當有則也

書顏魯公元眞子碑後

元眞子仙人也顏魯公亦仙人也讀所作元眞子碑牢籠太虛擺元氣而軋無閒傾倒至矣楓生腹上初生之異也十六獻策授左金吾志用世也一貶量移不復赴任三江五湖煙波釣徒訣眞隱也造化鼓吹碧虛金骨述其文也酒酣擊鼓應節而成序其書也會稽東郭茅齋竹門十年不出洶河無忤承兄志也大布褐裘方暑不解草堂椽柱皮節皆存崇太素也隱素木几酌班螺杯垂釣去餌不在得魚取眞適也漁童鼓枻樵青煎茶

四海諸公未嘗離別寫交遊也座客六十餘人各言爵
里咸作題目蕉葉書之快應求也舴艋既更浮家汎宅
往來苕霅野夫之幸重知己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
以寘懷寄諸貞石慕無窮也公之傾倒於元眞者至矣
而元眞之傾倒於公亦可得而推焉且夫元眞子之著
京兆常誼爲作內解元眞坊迴軒巷大夫橋浙東觀察
陳少游爲脩其名蹟評事劉太眞爲迴軒巷敘且與諸
名士作柏梁體詩此皆慕元眞子之高風而自至不聞
其所攀附於人也此正碑所云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疏截其實矣獨於湖州刺史之居則親造之大歷九年

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此非元眞子之傾倒於公者乎蓋嘗論之忠臣義士所以作神仙之基本也質爲忠義則必不諧於卿相貶斥其常也獨至終其身在遷謫之中倏起倏仆不寧厥居則未有如公者也蓋其枘鑿時相自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皆以正直致忤屈矣就之如仲苦矣甘之如飴七十餘年至死於希烈而不悔此何如居心也哉代宗三年公年七十抗章乞致仕者三不允自是有艱險之投則曰君命也焉逃之逆臣致逼則曰一劍相與是所甘心遂致命以報國此其優游患難素位自得蓋與元眞子之沿溯江湖齊得喪

甘賤貧終身不踰其節者異事而同心不如是不足以遂眞仙之閱歷極脩養之精誠則亦無足以蹈上界之瑤班而超出乎脩鍊之眞脈也此讀元眞子碑而恍然於誠澹相投之實詣也已

宗忠簡公集書後

宗忠簡公英風偉烈彪赫宇宙僤乎若雷霆昭乎若日月今讀遺書中年一第浮沈僚宰迨靖康丙午閏十一月始膺副帥之命公年六十八矣次年七月留守汴京又次年七月大星遽隕自起事至此蓋二十有一月其間趨行在命襄陽改青州往來奔走者約又數月直不

知磁州未命之先國勢未危之日何以淡焉沖焉寂如無有又不知帥府參僚京畿尹正招懷百八十萬虎擾之師挽留百七十載龍興之統遏犬羊忤狐鼠軍書旁午目無交睫之時釐政森嚴轡有徐行之雅是何脩而得此者集中共得詩文九十二首其在命帥後者實六十八首如渡關謁嶽諸詩盡留守時往來經理所作他時無緣至此也其在命帥前者僅二十四首然則不獨擎天巨續不得已特出於時窮勢迫激烈肆應之餘即如篇章論述所以見其績學之功稽古之力應務服官之崖略者不屑屑苟行於世則六十八歲以前亦何為

而默默居此由是知言不妄發義不苟爲時至則行否則油然以終老葢命世之大人固往往如此也其遺事一卷不知編輯何人既而疑其爲公子顥所自爲觀其巔末必詳時日可數往來曲折深有以得公之心著公之略而南渡君臣成敗之由皆可概見又顥嘗命赴行在兩請回鑾厥後諸將以顥久居戎幕得士心請爲留守葢家風可覩而丐謚有疏筆勢正復一律樓昉之序公集也去公歿九十四年矣云皃時得公行狀於四明所刊遺事中是公歿而遺事卽傳故予反覆之知非公之子不能爲也公請回鑾爲疏二十有四今考遺表云

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同鑾亟還京闕并覲謝縱舍外夷撫諭諸表其力請之誠又不止二十四疏矣方公鎮守京師建炎恢復之舉料敵制勝之術恢恢有餘其中雷動風行之概必有不可得而盡聞者然則公固未嘗不日揭其至要以示人也公之自道曰血誠痛切招服醜徒曰推誠置心若此類者難更僕數總之不外樸誠者近是嗚呼誠實兩言當世所目爲不足應變者而公終身守之懾強敵振國威同天命人心於旣息凜君臣夷夏之大防卒之誠忠誠孝中心操其必然事變定於眉睫以覘巧言制變一旦失足而無措者又何如也

書柳文肅送白彥昭序後

柳文肅送白彥昭序云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厲鄉與賢巡檢白君彥昭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裒詩贈餞立夫曰吾客授馬劒山中邇彥昭之署居見彥昭云云按文肅以泰定三年丙寅任江西儒學提舉秩滿而歸則天順二年己巳其明年至順元年庚午也時先祖九靈先生年十四先是先生從姊氏居邑城繼遊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門今考得事柳公的在己巳之後祭先師柳待制文所云良也登門肇自童蒙者也其事文貞不知孰先孰後序中言文貞知彥昭甚

悉是設教馬釰不始於是年豈先祖旣遊邑城時還受業耶當時耆儒碩德照耀百里之間亦極盛矣馬釰一撮土亦能篤生俊人親屈名賢而以列名大君子之籍今者鄉居如故里名不改追撫遺文能不慄然以思山川而有靈也豈獨厚於昔薄於今哉茲蒙所不解也作序之歲文肅公蓋年六十元時縣屬皆有鄉官得以治民此制殆爲近古不知何時始廢

風希堂文集卷三終

姪孫 裘 鼎 校梓

風希堂文集卷第四

傳

浦陽 戴殿泗 東珊

明經吳君傳

明經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世居邑之馬溪曾祖邂祥公始遷居玉溪鎮父德齋公有行誼子二君居長少敦至性砥節勵學入庠後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教敷文書院執經從焉時余亦同遊故得深悉其爲人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處君榻其上每日讀經書雜文至午刻則

屏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過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始止次日則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崆峒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評點訖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大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顧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劒三尺南華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荊軻者居右聳聽已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劒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餘月忽值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

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勃然蹈履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
鑾獻賦者三受知於竇東皐李鶴峯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籍然屢擯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姪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游南浮嚴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遊蹤所至慷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葉不計也歲戊申予文照領鄉薦赴都門君欣然束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冒雪登岸冰

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氷柱長二三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蕭焦先生像俯眺海門周攬崖壑比返舟中巳溼透重緜矣其豪曠好遊葢天性然也鄒曉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閱試卷不留餘力得一佳卷輒朗誦不去手素不讀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案相質有所可否必侃侃而陳鄒公未嘗不爲之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說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寺院葢閱歷既久進詣益精從前雄傑

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爲殊趣在君則一以覩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所著有南樓稿若干卷娶費孺人胡孺人俱早卒子三文照某某孫某某

論曰士果可以富貴顯乎富貴而泯沒者何可勝道也若君之志氣卓然鞭日月馭風霆往來自若而常伸於萬物之上雖無所遇合詎可磨滅者哉至其晚年齊生死泯來去爽然泊然益有令人不可知者夫不求人知乃君之所以爲自得者歟

種菊老人傳

老人殊未老也心思材力事事精卓以其老於種菊故稱之曰種菊老人云老人曰菊雖細卉栽植有道澆灌有方移徙有則扶持有範位置有宜一倒亂焉卽無是處人謂其藝也進於道故亦稱爲種菊道人嘗聞宋人之譜菊者種類之多顏色之變宇宙間必以金華一路爲最郡城之北有趙氏者精於種花因就而求其種趙氏知老人之能種菊也曰其勿吝吾將以百種爲贈於是置竹籃數器實以土方尺每寸土種菊秧其中秋繫以花名紙條書之上蓋大葉草越二百二十里而至山園老人植之經夏歷秋燦豔芬葩甲於一時自是乞菊

苗者歲至老人曰不可吝必以其種與花名贈焉先是

暨有童氏者最愛菊亦弗吝與人種有蔣翁者植菊最

善嘗過老人處觀其所爲詫曰種菊之始輒能盡各種

之性情弗可及也已浦有陳翁者精於種菊年八十三

矣而種菊之性不衰每一種至必親手栽植搏泥汲水

不厭爲之嘗忘飯食其蒔菊五十餘年未嘗有倦色自

來蒔菊之久未有能過翁者老人自謂可與競爽焉花

之類莫夥於菊老人處幾二百種然其蒐集殊未已也

非愛之深者能若是耶嘗謂一物而種名最多者莫如

馬自穆王著八駿之名自是烏騅赤兔照夜白獅子花

其名之異殆將萬種又莫如酒自儀狄善造酒以來劉伶畢卓之徒和之棃花桑落鬱金蒲萄天地閒荒村野墅皆有善酒異名其種亦以萬數古名將必愛馬故馬之名多古傑士必愛酒東坡雖不飮而樂觀人醉故酒之名亦多今菊之類殆可與之儷觀也老人姓馬名琛自號頤亭子云

俞母鄺太君洪孺人雙節傳

鄺太君暨邑庠生闇如女許字次峯俞渠成爲室太君家貧親老而弟方幼仰事俯育身獨任之及笄議娶太君日兒朝夕奉侍尚恐不給進可遠離膝下則父母其

何依乎由是渠成贅其家數年父母後先逝世而舅姑
年踰五旬叔氏濤年僅十七則又曰妾父母俱己安厝
弟亦婚配翁姑老矣胡不歸遂與渠成同歸閱一年渠
成抱病以卒太君年二十九無嗣守節上孝翁姑勷和
妯娌以治其家其嚴氣正性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終身
無惰容以叔氏長子學南為嗣太君訓誨成人既婚配
學南又卒以姪孫晉封為嗣享壽康強年至八十有四
乾隆三十七年督學使者題額彤管揚輝以旌之媳洪
孺人太學生渭長女年二十歸俞學南未幾學南卒孺
人一慟而絕絕而復蘇將殯服鹵求死不得叔氏學庚

年尚幼苦勸慰之乃止與其姑鄺太君煢煢二孀婦學庚雖娶未有子而家危如一綫形影相弔四人而已後學庚生子晉封出繼孺人爲子孺人撫育恩勤無所不至而督責過於嚴父事鄺太君厠牏牀笫靡不躬親治家嚴而素性溫醇不露辭色乾隆五十一年奉旨旌表建坊里門壽五十八歲卒晉封太學生孫三人曾孫一人葬蕭山高塢之麓

史氏曰易節卦云節亨苦節不可貞其九五曰甘節吉往有尚葢未有不冰蘖其初而餳飴其後者也鄺太君之享壽八旬洪孺人之孫曾林立亦可見天道之昭昭

矣暨邑次峯與蕭山鄰也余聞蕭山汪氏有雙節之堂贈言炳煥至四十餘卷汪氏成進士其孫亦成進士爲戸部郎家世日大然其雙節葢嫡母與生母也今俞氏姑媳相繼不又有過之者哉其後人之克昌以熾無疑也天道恆佑節孝不益信乎

周節母傳

盤洲之北陲爲河渚周君立綱居焉父華山翁叔華漢即所稱天章先生者也天章先生與盤洲先生投契最密予從事盤洲先生於大園祠宇惟時立綱亦來年踰弱冠挺特有志節先生嘗許其幹才可以辦事乃未幾

以病卒妻陳氏檀溪陳之瑄幼女年十九來歸距夫卒時年二十四無子先是氏于歸時祖姑項氏翁及姑陳氏咸在堂氏曲折承意志務得其懽欣未幾祖姑卒未幾姑陳氏亦卒立綱既無兄弟四顧煢煢無以自立於是力勸其翁圖繼娶以續周氏之脈繼娶鄭氏未幾生一子立綸氏曰吾其得所倚賴矣撫養周至彌愛彌敬年四十一竟卒方立綱初卒華山翁未繼娶氏年方盛不無謀奪其志者獨能堅烈自持惟知事翁姑報夫子以終其身饔飧紡績之勞羈棲之苦有不可以言喻者而氏實甘之迨卒後立嗣名曰志遂卽立綸之次子也

苦節有成惟志可則盤洲先生樂傳人節孝事是宜得大書今旣不暇以爲予因採摭遺事爲之補傳焉

族叔母貞節吳孺人家傳

天地之正氣結而爲人揚而爲忠孝蘊而爲貞節大之國邑小之家鄉其致一也處難處之境行難行之事而自視若無奇使旁觀者久視而安之以爲是固然也不知其難也是可不謂之眞貞節乎而又可不亟亟於表彰之乎族叔母吳孺人杭之富陽人少歸於族叔聖清業醫藥未幾以療病卒無子孺人時二十歲上事姑下與其叔季同居人言無閒然者若不以爲異也旣而姑

卒其叔亦卒亦無子乃依季姒同族吳氏女相依以守
歷十數年其季之卒有子有子而又不育至於家業之
蕭條衣食之艱窘四壁[illegible]然居址蕩析有不可以言語
形容者孺人安之無一言之見於口處至難而常若不
知其難也者先是鄉鄰聞孺人賢多謀奪其志以不容
啟口得中止久之亦無復搖撼之者矣族叔聖亮嘉其
行誼以子殿全為之後以卒孺人苦守無閒之素志今
皤然六十矣乃稍得亨泰苦節而終以甘固天道也夫
吾戴姓以節著者多矣宋景濂氏之傳戴銘妻以三十
守節然則視孺人其猶有不逮者乎至其經歷之艱難

出於泗所親見稔聞有若此者不可以不著嗚呼是亦扶植綱常之大端也已

論曰一家而出一孝行是其數十世積德之所培也而爲孝子者不自知也貞節亦然若吾族孀吳孺人之志行自二十而六十始終殆如一日而反若不見其所爲志行也者謂之懿德詎不信哉爲作傳以垂之他日有請旌於

朝者其以斯言爲據也

墓誌銘

欽賜國子監學正可庵楊君墓誌銘

欽賜國子監學正可庵楊君既卒之十三年其子杕始奉行略求爲之誌其墓時窀穸已蕆事矣爰追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垂字統甫又字載春號可庵亦號五洩山樵越之諸暨人父硎發生三子行二性孝友凡人子所當行之事無不盡心竭力而爲之九歲入塾誦讀不數過終身不忘十一能文家窘甚則棄書學賈究心岐黃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二十五復理故業二十八入邑庠值父母逝世居喪遵行古禮寢苫枕塊期年之內不食菜果僧道事皆禁止不行守禮法也長兄去世乏傳以長子清爲之後季弟幼妹暨姪女咸爲擇配婚嫁

不以拮据少减壬午入鄉闈不售以諸喪未厝究心地
理芒鞵竹杖蹤尋山水必窮其脉絡雖盛暑嚴寒弗替
季弟病躬親湯藥曁卒喪葬之事必以禮凡君之盡心
孝友內外無閒言有如此辛卯入闈旣被擯矣主考莊
方耕先生見君卷贊賞不已遂獲售壬辰公車北上落
第後以葬親事重急圖南歸逾年卜吉於十二都之西
塢山竭蹶將事饔飧不繼勿顧也戊戌公車再上留京
師凡六入禮闈終不克成進士丁未榜後蒙
特恩
欽賜國子監學正始束裝旋里居京師十載遊密雲者

三年受業其門者口講指畫咸循循然有規矩至今登賢書者五人入翰林者三人課授所及常追思之不能置也歸家後掌教毓秀書院生童百餘人盡心訓廸庚戌疾作正衣冠危坐以終公家赤貧而潔清自矢怏然恆有以自樂非義之財分毫不取居鄉不以才能自見一遇宗族有大事不避嫌怨必執理而後行雖有強梗欲撓亂之者以情理開導咸帖服而去交友必以誠其最篤者如同邑郭春林楊立夫等始終不易其趣晤則或密室坐談或連牀夜語自經史問難及立身操行之大者外此不一語及也生平善醫能通貫東垣丹溪之

旨善飲醉後陶然自得未嘗有酒過工行楷得顏趙法以所居近五洩山恆以山樵自號嘗謂五洩山有鐵厓坪是楊廉夫所嘗居址也昔王元章陳老蓮皆有五洩山全圖而皆不可得見則神溯久之其嗜奇獨往皆此類也卒後篋中有周易補義一部分編左傳一部密雲課徒草百餘篇醉春吟稿二卷生雍正癸卯七月初九日卒乾隆庚戌十一月初八日年六十八娶鄭氏生二子長清出繼次杕邑庠生一女適壽後君十一年卒合葬於本都王家山麓之原銘曰

語文字緣必宗經學溫淳浸潤歸根於樸論品誼力必

貴立誠大綱小節貫以貞亨窮達命也貧富適耳孰是大方斤斤於此越國南鄙暨陽西陲久乏哲人屹爲龍彝盃斝春風十年親炙殆無虛詞視此銘刻

周盤洲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盤洲先生之墓先生之在浦陽山中實惟閒氣之所鍾何者遭前修不作之會抱絕世之資分濟以過人之精力攝以無外慕之心思用專其志於詩書易禮史漢三唐之閫奧擇焉而得其精微於以作文稱詩於以傳經授讀其大者在君臣父子之閒而細至於日用交遊之際無不以所得於古人者稱心斟酌而不肯

稍處於掩冉依違之習故其用心專以摯其處己剛以嚴其與人方以正其居家也和順性成未嘗有所師承而能大開風氣力挽頽波其立身制行於潘默成先生所謂矯范香溪先生所謂恥者有默契焉是殆直接金華前輩之風而無愧者已先生浦江盤洲人祖某父嵩年翁太學生有隱德爲世所宗先生生而岐嶷讀書不肯尋行數句務透其精意而後止弱冠游庠輒屈其儕輩年二十四薦於鄉謂有羅萬藻徐思曠之風顧自是累舉不售以廩膳生出貢成均嘗三遊蕺松書院省會多知名士浙東西英俊雲集擇交必其桀者如西安江

維新餘姚周粟臨安印中錫慶元姚粱皆敦道義交稱莫逆游蹤所到浦邑如合溪黃氏深溪王氏他縣則金華蘭江暨桐廬建德皆棲遲依止畸行逸事人爭稱道焉於馬建戴氏尤稔習始游庠名相聯者爲子兄殿江遂相訂爲忘形交至殿泗甫知向學遂從游焉或授館九靈山房或請業盤溪精舍或從之武林習業書院或游息湖濱野寺中計殿泗十六七齡以後十餘年閒無日不追從也其所披抉指示類非尋常舉業之道於凡所謂執經之心服古之蘊罔勿周至惜殿泗資質愚鈍未竟其百一爲可憾也晚年需次得海鹽縣儒學訓導

始得少酬績學之志既至任閱年卒於官所子蔚生奉
柩歸葬大園之原先生生雍正十二年甲寅九月十五
日卒嘉慶十三年戊辰三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兄
弟三人居長次元珍次石琮娶平湖陳氏繼嘉興張氏
子一蔚生孫五人某某女一所著有盤洲詩文集若干
卷藏於家先生之卒也殿泗備員編修弟得與執紼奉
柩之事既葬告假旋里惟銘墓宜有文遂忘其譾陋而
爲之辭且言曰先生孝弟人也殿泗服從先生久克知
庭闈行事父嵩年翁承繼母嚴甚詳之無虛日先生稍
長曲體祖母心得以豫順終身人無閒言是孝也撫二

弟友愛備至乃至從昆弟族昆弟以及異姓昆弟盡友愛之誼化訟息爭竟先生之世無違言是弟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先生以之銘曰

瑤峯矗矗巘嶺崆崆盤溪瀠繞碧波鏡清是生哲人稟山水之英撥棄常習力追古程文宗兩漢詩杜韓并砥行立名惟孝弟克成懿此孝弟罔渝堅貞植躬矯矯恥德惟正鶯湖司鐸篤行是宏大園之原粹氣縱橫韞玉藏金億年青青

候選儒學訓導朱西崖墓誌銘　代

浙江有篤學力行之君子焉曰朱西崖其立志以誠無

事不可對天地神明其制行必果無言不力辨義利淳偽修於家而關係夫一郡一邑之舉措淑於身而進退夫人品人學之節概其讀書也出入經史而務合乎鄒學之大宗其擇交也尚友古人而深契夫同心之碩學其敬宗收族也自墓道祠事同族生理無一事之不盡其力幼而卓犖長而宏毅老而淳篤行年八十有三去世之日縣邑若爲一空是可以斟言輯行列爲誌銘以信於今而傳於後矣謹按行狀君諱與悌字子愷號西崖居浦江城西樸樹里祖德堂父以鈗私謚孝義處士妣周氏兄弟六人君其四也處士翁夢五色彩鳳集於

庭而生故小名祥七歲就童子師得通鑑殘本數卷赴塾輒袖以往所授書成誦後潛出袖中書讀之以爲常十六歲受業戴桐峯先生家素貧少書徧訪藏書家自經史子集下逮陰陽星卜岐黃堪輿之屬靡不研究芝亭彭公錄入府庠稼軒錢公歲試食餼會同宗隴州牧松亭公築苾芬園延主師席以品學爲表率之資士風爲之一變庚寅冬聞桐峯先生卒雲南軍書局擬親往迎喪會柩到浦而止營葬於包灘祖塋之側并經理其家所遺詩文力爲搜訪成帙丙申葦塘薛公聘修邑志表章文獻無纖毫及請託事時同纂修者議祖父皆入

志書君謂且開弊端議遂寢郡守楊公纂金華詩錄浦江詩多係採進辛亥充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於是君年六十餘矣乃慷慨言曰吾本欲出爲國家用自癸酉始赴棘闈共十六次經指授者輒獲雋而蹭蹬不售信有命矣然收族敬宗爲祖父經營辦理出與處一也乃加意宗族之事不遺餘力而爲之如改曾祖墓向爲處士公卜赤山地因土木相尅以餘穴歸堂伯董祠事十餘年修祠凡五次中鄉闈始祖墓荒塌年久營費百餘金置祭產三畝爲合族養老考試之費置祭產三十四畝爲分派祖置祭產二十七畝脩譜有田四畝祖以下

二房絕祀以己產歸出立祭先兄遺貲經年生息悉歸
出族中辦公又推廣此意外家貧落助喪葬者凡三世
蓋極盡心力之所爲也晩年邑侯聘主月泉書院掌教
戊辰年八旬門下士請刻詩文爲壽力請乃允其詩文
根據經術貫串史文議論所到莫不自出偉義開發學
力而無一言之不根於義理焉所著有敬宗錄一卷敬
宗編一卷西崖詩文鈔八卷宋文憲年譜二卷其餘金
華經籍志六卷春秋論六卷未刻稿數卷存於家生雍
正己酉十二月一日卒嘉慶庚午十二月十二日配趙
氏男一檀邑廩生女二長適張信符幼適張汝翼孫男

六長寯府廩生次宏宰宴齋㞐曾孫二綬黼孫女三曾孫女三以某年月日葬邵塢之原禮也君劬書積學義必崇經典言必宗程朱處事接物嚴毅之性百折不回故事雖艱阻而卒無不成人雖桀驁而卒無不服生平非有關倫常之大不肯輒下一字吾友周盤洲見之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山陰何小山謂曰若西崖先生所謂得讀書之福者也時以爲知言予於君遊行最久事理之切劘亦最熟每暇日入城必數經食宿而後返若不忍別去也今者見諉以銘詞其曷敢辭

銘曰浦陽之學麟經最著統例疑辨尊王是務浦陽之

文粲惟吳柳百氏匯歸潛溪是守惟學惟文府君繼之
大聲紹古鬱律離奇古風不墜學行是抗立誠於躬辨
義所向無有二致日出日處亶心究圖繼承宗祖人孰
無本人孰無支義所當爲實惟孝思中歲著述鬱攸從
之暮年㓨章理學崇之曰文曰詩卓立炳炳清談不窮
惟義攸秉邵塢之岡丸丸松楸千齡不替府君之庥

吳友蘭墓誌銘代

乾隆戊寅莊大中丞撫浙天台齊宗伯主敷文書院教
事學使者竇公量才校藝甄浙水東西士肄業其閒一
時彬彬無慮數百人義烏吳君彪獨溫誠質厚暇日請

於宗伯爲其父作傳余得而誦之稱其閑靜敦樸類古高士事父繼母孝撫幼弟順喜賓客斟酒談笑終日不倦配陳氏有同德嚴昜諸子母爲賢達所秉記其事可告後之志耆舊者此寶綸堂文集所載友蘭翁傳之節略也越數年見彪郡城益自刻厲講讀理學書不輟截斷爲人余心服彪之勇益欽翁庭教有方又數年翁卒以狀徵銘是不可以不文辭按狀翁諱廷璟字廷玉其先宋吉州主學彭年始居義烏之槐里祖某父某有隱德母丁氏繼母陳氏翁以童年綜家事克當父母心家量每輕入而重出族黨之患難相投者親故之匱乏不

給者厚周之如恐不及嘗舉葬二母黨及妻黨之不能
葬者十餘喪外祖父母無主後簿祭之終其身父故人
姑蘇周某死無所歸出己資爲之營葬鬼不告餒力善
不問幽明凡皆出於性之所誠然翁壯年豁達遇事敢
爲既而彌斂飭循啞面不挍之節唯於豪奪吳氏祀田
者奮然直詣官既得理則又曰無過折彼爲也割他產
與之互易其所爲公恕不煩類如此晚尤好植蘭幽葩
奇榦臭味同之因號友蘭宗伯傳所目爲友蘭翁者也
生康熙己卯閏七月廿四日卒乾隆己丑四月廿六日
壽七十有一明年葬本里府君山之原娶陳氏生康熙

戊寅九月廿六日後四年十月初六日卒又一年合葬於君墓子三人有彩有彪有文女一人適太學生傅紹莘孫男六人曾孫男四人銘曰

昔我先正淸獻陸公壽人之親韋齋大中韋齋大中實唯有子遂人可爲孝弟而已泰瘤穿石楠根軋霄孰宏而有勿止勿撓吳君永思請銘尊甫敬繹前聞煥玆堂斧

布政使理問鄭三雲墓誌銘

君諱辰字薇北別字三雲慈溪人高祖溱川諱溱明按察副使鼎革後築閣與黃棃洲先生同隱名二老閣曾

祖寒村諱梁康熙戊戌庶常歷官高州刺史祖南溪諱
性上承家學講學以格物爲主晚遊五岳自號五岳山
人父詘齋有子十人君其第六也稟承有自檢身若不
及善色養恂恂得父母懽諸兄有小忿君至則立解幼
嘗讀書吳門山寺既負笈而歸邑文廟傾圮邀集鄉人
議興復煥然一新族有婦守節其姑與壻謀奪之不從
遂狡詞汚婦君爲作鳩逐婦詞呈令令即治壻罪婦節
得完年三十値選拔之年學使王文端公愼許可既而
嵇知二老閣後人詩筆淹雅性行慷慨遂以充貢戊戌
朝考後充四庫館謄錄聞母病束裝歸侍養三年始逝

世哀毁骨立服闋抵都議敘布政使理問分發江南方
君之需次京師也跌宕豪邁詩酒無閒日時寧波客邸
約十餘人論詩以象山倪韭山爲魁若張秋舺李承道
阮九成周敦彝諸子無會不有詩而淋漓暢達必以君
爲冠時余得與遊從之勝今追憶之邈然如隔世事矣
君既至江蘇十年始得借補徐州府經歷其閒歷署蘇
松常別駕揚州司馬蘇揚素稱膏沃地君潔清自守非
義之財不受勢要請託亦不顧毗陵有弟訐兄監訐訟
者訊得其情訟立釋有弟控兄結盟呈摺者君曰此索
逋摺耳訟奚爲立毀摺爲之勸和其省事如此江蘇爲

名士會聚之區君詩筒贈答不輟毘陵洪太史亮吉贈句云絕學先傳鄭通德初官已比白江州蓋實錄也督運蘇太漕糧抵通議敘加三級運道經東省派辦事宜紀錄一次又奉委護送安南夷目抵廣西冒風雪前往有詩云我道此行殊不惡七星巖畔有空青蓋其時已患目疾歸而益甚補徐府經歷力辭以歸有詩云勾章叟老差堪對未使人間作孽錢此告歸時作也娶岑氏繼娶岑氏王氏子一耀潢女四長適余姪家玉孫女二人生乾隆十二年四月廿二日卒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壽六十二將以十五年月日葬鸛浦之原所著有

十二古銅鉤齋詩稿十卷勾章詩話十二卷藏於家初余家刻九靈山房集時君以二老閣所藏梨洲選鈔本寄余中有棻語甚精核使後人知丙午泛海權詞乙巳爲避諱之語開卷瞭然始知梨洲氏校勘精審君之賜甚厚君後人能世以君之學爲學庶其有光先德也夫銘曰四明天墉岫曰三雲二老傑閣實敵寒郵遺編邃學似續續紛詩曰心聲銅鉤舊聞從宦江左鉛槧是殷於北於南萬里勤勤宜勞吏績清潔是珍相我後人覯此寒原松楸鬱鬱逸人之阡

行述

伯兄履齋先生行述

伯兄諱殿江字襟三號履齋世居淸江之馬劒曾祖鄉飲介賓諱士琇祖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諱國英父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諱聖芳兄弟三人居長次殿海出繼叔父後次即殿泗兄幼從張泰卿師十餘年繼交陳雪崖師周盤洲師晩與朱西崖先生尤相契焉年十九入縣庠補增廣生以子聰貴誥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趙氏誥封宜人年七十九先卒兄幼讀書不涉外事至年二

十四五先君子先大父相繼去世始任家棣然志意闊達覩世人所云田園之計室家之謀概不以入其心中吾族自順治初山寇竊發譜牒蕩然閩浦江南門戴派有宗譜一冊力圖得之則彥瞻公天順閒寫譜也硃絲精好而殘缺實甚命工精裱一字不遺由是自唐以來十餘世始有所考彥瞻公以下則於永穆堂所供木主詳考而得其眞遂改舊譜之誤九百餘年世系纖悉無譌此庚辰歲事也歲丁亥年三十三以宗譜既定則宗祠不可復緩而族中無貲惟有九靈公遺宅名祠堂基者尚存則先斂丁穀數年次捐公山次捐錢次捐田以

足其費忽有巨木來售若有神助者而祠以告成遂商作主進座及歲時立祭一力獨任不知其勞而族人各感其義罔弗踴赴恐後此癸巳冬月兄年三十九時也先是蕩釜山灣皆知爲戴氏先祖之墓而莫識其誰也據寫譜乃知珙公錫公所葬白鬚老人夢中所指之墳則立祭產奉祀焉至伯初公還金碑斯樂亭據譜尋得於楊塘之大塢則急購還其山彥贍公兄弟五人合葬旁桑娣姒五人合葬石嶺皆據譜立祭永遠無斁君艮公墓亦修治完好凡可盡心者無弗爲也先後陸續且弗記年矣歲庚寅泗與二兄遊杭得先祖九靈山房遺

集於古歙鮑氏急以信告於兄兄大喜急謀梓之越壬辰竣工則與泗條列遺事作年譜一卷并刻齊息園師水道提綱皆是年事也泗輩遊杭貲斧本不多以兄不吝人遂以爲餘於財者歲壬辰桐鄉汪氏有書五萬餘卷索價千金以告於兄兄命急售之貲之有無弗計也於是藏書之富甲於浙東六郡而山中之知見始開明矣猶以泗等頻年應試輒不利未得登仕籍爲恨歲甲午值開川運事例二兄意欲捐教職婉商於兄兄則力任其議費千數百金東西圖謀以足其數後任昌化教諭丙辰兄年六十二殿泗成進士授編脩己未年六十

五聰姪亦成進士授庶常改戶部任坐糧廳辛酉年六十七聘姪充選拔貢生署清河縣授龍門縣知縣至癸酉年七十九姪孫拱辰亦得拔貢授教諭銜而兄之心於是始稍慰矣庚戌年兄弟始析居兄以職姪未得入泮仍擬自持家政令得專心讀書泗則進曰三十年力操家瑩不可謂不辛勤矣繼自今吾兄弟三人當各委家事於子姪而優游以圖卒歲其可也兄忻然從之五十七歲以後以泗輩東西奔走藏書雖贏不能讀也旣委家政於職姪則專心一志以讀書為事每於書樓取書盈尺朝夕覽之幾於不暇食不暇寢盈尺終則還之

書樓另易一宗若有課程逼迫不得頒刻置者如是六七年遂一旦貫通曰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徽國興而空門衰淸獻祀而異端息此千古大關會也於是祖朱宗陸區別同異謂不如是不足以言學而生平論議所自出皆統歸於一也歲戊午兄年六十四以所纂金華理學粹編寄京示泗泗觀其條舉件係無一之不純者其大意以朱子之學惟勉齋爲大宗勉齋之傳惟何王金許得其正朱子同時有呂成公倡明道學而范香溪實開其先四子之後章楓山得其純備而孫先生揚在正嘉時力辨陽明之蔽是亦朱子私淑之

徒畱心婺學者當如孫先生之百折不磨也此編殆非金華一郡之書而天下之書也嗣是凡有著述悉本此意著有履齋文集十卷永思軒文鈔八卷至卒之前一日摩挲朱子全書尚不去手不知者以爲漫然夫豈漫然也哉至於平爭息訟排難解紛則自二十五六以至七十餘未嘗一日不急人之急但取其事之息爭之平其人之德我與否不以介意事甚多不具述也生雍正乙卯八月二十日辰時卒嘉慶己卯正月初七日未時年八十有五子四長聰戸部郎中次聘直隷龍門縣知縣皆告養在籍次職八品頂戴次聲郡庠生早卒孫十

一人長震元太學生次拱辰拔貢生次掄元邑廩生餘俱業儒曾孫九人長已十八歲殿泗迴思年十三以前先君子在堂兄惟怡怡不加聲色十四十五時蒙督責不督責懼其漸入非僻也十七從盤洲師游學武林自此以後至今六十年中有言罔弗從有行罔弗合泗自思負疚於中心乖違於行事者不知其幾而兄則循循樂易友愛之至可通神明可貫金石泗今序述行事始知兄所爲曾無一爲已之見者存殆非常人所可步趨而至者質言無文其亦可以信今而傳後矣幸大雅君子畜道德能文章者賜之傳誌以垂不朽不勝厚望焉

權厝志

從孫和仲權厝志

嗚呼和仲今其沒矣和仲早慧詩文秀逸志趣高爽不克小試得足疾亦恆事耳醫者不慎用刀割之竟不治輾轉牀簣擬負回南至九年之久卒以不起此何爲者也和仲名燮元父某戸部郎中母張生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年三十二暫殯後靈堂娶馬氏子二人佃十一歲代一歲女一人方和仲年十五隨宦之京師從安徽章先生讀章故宿學每詩文有故實者必指示講貫故多所研究又

嘗從朱君鶴年學畫山水鋒穎旁溢余所藏書多所鈔錄余出都留所尤好者與之和仲賦詩爲别於虖凡人之生必有所爲稟賦如彼志學如此而疾痛憯至徹夜號呼至不忍聞何耶然稍閒卽喜作詩每羣從課詩輒欣然爲之多至二十許韻皆斐然有寄託嗚呼此何爲者也佃與代俱豐下豈不於其身者將於其子耶予老矣猶將拭目俟之

銘曰人之生也有宜其發也有期不得其宜不值其期上天不顧棄置若遺一疾九年竟不可知然而非其咎也統千百年而計之實存順沒寧而無所於疑抑塞爲

文以解其父母之悲

祭文

戴氏宗祠進主祭文

自我始祖秉節建旄由杜陵來居東南肇於有唐之代自鎮越公始居建溪緜延至今九百餘載維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合族衆孫等謹因提舉公舊基肇建祠廟仰承祖宗之靈克遂先人之志至癸巳歲厥績告成用敢作主棲靈追先合漠依宗牒爲主本弗敢缺遺弗敢誣罔敬奉顯始祖考顯始祖妣居於中堂敬奉鎮越公以下祖考妣三十四座德官最著者配享敬奉三世五世

祖考妣至三十一世祔於昭位敬奉四世六世祖考妣至三十二世祔於穆位年遠難追宗牒無載者十三世以後敬立統主以廣憑依當代不傳後嗣失考者合六座爲一座敬立聯主以爲統率逮於節孝昭彰賢功攸賴司土以奠當室之神義祠以盡無窮之志恪列兩序各自爲尊共作主一千三百有餘座於是乎寢成神安門庭恭肅敦宗敘族以妥以侑無恫怨矣嗚呼自我顯始祖考以來奕世聲聞在兹陟降其得無少鑒我後人之樸誠不鄙夷其愚拙以庶幾朝夕歆饗於兹嗚呼凡我後人木本水源同形一氣其得無仰承廟貌之尊嚴

內斂一身之神思以庶幾夙夜無忝而上安降鑒之神明嗚呼遐哉邈矣血脈之通猶一日夥矣繁矣呼吸之逮猶一人際代昌明撰時良吉子姓咸在衆賓從事若後嗣之鄙愚唯所先靈式憑降止於以慰安其志作啟其心俾克心思善道步履正行無渙無邪仰企世德以無負爲戴氏子孫則我後人之所以上事祖考者其必在此也夫舊家新廟樸志虔情薇敢陳辭伏唯昭饗

戴氏宗祠司土祝文

惟戴氏肇源於茲九百餘載惟神靈鑒相茲土實相憑依今者祠廟告成諏日進主敢用潔牲薦茲明事伏祈

神靈侑妥我先人安於新廟啟迪後人俾得康強蕃吉萬年於茲惟神永歆吉蠲勿替益長以降休祉尚饗

雜著

金華三擔錄

蘭溪章文懿公嘗語學者曰金華有三擔棄置道旁子知之乎自朱子一傳爲黃勉齋再傳爲何王金許而東萊呂公則親與朱子相麗澤者也道學正宗我金華實得之乃若宗忠簡鄭忠愍輩以政事名世其他以文章名者亦不多讓古人子盍圖之文懿之誨人可謂重以專者矣本鄉土之熟習以興起夫登造峻極之思其感

人也易入而其任之身也尤不容以少息此文懿志也且擔也者擔也天地生人偉然七尺之軀烱然徑寸之靈至強而有力至大而匪小德功言之不朽自其旣成而言之當仁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則自其擔之者言之是豈有閒哉第人不知所以自用而其擔則亡內外不辨德以不立僥倖嘗試政以不成多華無本文以不充是不可以咎乎他人者也金華爲郡土氣深厚山澤雄偉往往多生強有力之人以克敦大匪小之學雖然自文懿設此三論之後能擔此者幾人哉而何況乎其在於今也今非不足而昔非有餘特患乎其不加之思

耳抑又聞之茲三者其擔則殊其道唯一蓋政事而不本於正學則操習悉管商之靡文章而不本於正學則曼衍咸聲利之資此乃擔之所由以大壞而不可以不亟講焉者茲敢約舉舊聞疏列時地姓名官謚之略擬爲金華三擔錄朝夕循玩以慰余志道學有在朱子之前者而德莫大於孝竊本子夏吾必謂學之義以孝行次焉政事者忠之實也舉其最大一官一邑之才不能數數文章衆矣取其不讓古人者錄若干人方將進求思學深博善詮擇者列敘諸公行事爲一編垂示後人庶幾無忘文獻之誨焉耳

道學

宋中書舍人金華潘義榮良貴

蘭溪香溪先生范茂明浚

祕書郎國史院編修金華呂成公祖謙

大府丞金華呂子約祖儉

資政殿學士永康林和叔大中

工部侍郎義烏徐文淸公僑

義烏葉成父由庚

知遂昌縣蘭谿楊子權與立

金華何文定公基

金華王文憲公柏
金華張思誠子潤之
蘭溪金文安公履祥
元金華許文懿公謙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蘭溪章文懿公懋
周府紀善蘭谿凌德容瀚
泰烏傷顏烏
晉東陽許孜
唐浦江陳太竭
梁浦江何千齡

宋蘭溪金景文

宋浦江鍾宅

宋元明浦江義門鄭綺

政事

漢零陵太守烏傷楊機平璇

宋兵部侍郎永康胡子正則

龍圖閣直學士東陽滕元發甫

戶部尚書浦江梅和勝執禮

觀文殿學士知開封府義烏宗忠簡公澤

參知政事永康樓襄靖公炤

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金華鄭忠愍公剛中

侍御史永康章德文服

右丞相金華王季海淮

右丞相金華葉夢錫衡

簽書建康府判官永康陳文毅公亮

右丞相金華喬文惠公行簡

知蘄州東陽李茂欽誠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子文埜

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東陽王定叟霆

守太常少卿浦江王忠惠公萬

元大學士榮祿大夫浦江吳行可直方
明總理河道蘭溪章恭惠公拯
兵部侍郎金華潘仲魯希曾
南道御史金華戚世英雄
員外郎蘭溪陸汝亨震
吏部尚書蘭溪唐文襄公龍
吏部侍郎永康程文恭公文德
雲南憲副浦江張伯啟元諭
刑部尚書義烏吳襄毅公百朋
南京兵部尚書東陽許少微宏綱

巡撫雲南永康王長民世德

總督江北河南湖廣軍務金華朱延之大典

兵部尚書東陽張玉笥國維

澧州參政永康周宇和鳳岐

國朝兵部尚書總督河道義烏朱梅麓之錫

文章

唐臨海丞義烏駱賓王

檢校工部尚書蘭溪徐安貞

金華元眞子張志和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浦江于房

進士永康徐無黨
知台州金華唐悅齋仲友
太常丞義烏喻叔奇良能
知臨安縣武義鞏仲至豐
知貴州金華章俊卿如愚
容州文學浦江方韶卿鳳
元臨海主簿永康胡汲仲長孺
侍講學士義烏黃文獻公溍
翰林待制浦江柳文肅公貫
浦江吳淵穎先生萊

浦江黃溍遠景昌
國子編修東陽胡古愚助
國子博士蘭谿吳師道正傳
東陽張子長樞
東陽陳君采樵
泉州教授金華聞人應之夢吉
儒學提舉浦江戴九靈良
明翰林學士知制誥浦江宋文憲公濂
翰林待制義烏王忠文公禕
衢州府教授金華胡仲申翰

國史院編修金華蘇平仲伯衡

翰林待制蘭谿吳濬仲沈

河南按察使義烏傅伯長藻

山東按察副使浦江張孟兼丁

呈縣志局事目

為請採入縣志事茲因纂修浦江縣志凡有舊志未登及登載不的者理宜各據所知匯稿呈明以備查核謹列事目如左

一文學傳九靈先生戴良舊志所載殊為不的如云元季之間嘗出為世用不指明提舉儒學事又云久之為

讎家舉黜憂憤而卒不指明明祖召至守死不屈事至
云畏影而行日中危困以死君子舉措可不愼歟是何
貶斥節義之甚也歷考諸傳一行一義之長動盈篇牘
而明白可考如宋文憲類者反不詳盡以先生大節止
逾百言而貶刺居半均似不合史體今匯上墓誌銘明
史文苑傳曝書亭集擬傳詩文集諸序及年譜共五種
足備查核凡史傳以簡括爲宗縣志以詳明爲要故曝
書亭擬傳中亦尚有未盡者如至元丁丑起爲月泉書
院山長宜載一也余忠宣公巡部至浦江問士於縣侯
趙謙齋因進先生而授以詩宜載二也己亥歲應郡守

王宗顯聘爲金郡學正三也薦授提舉在辛丑赴任遊
吳在癸卯明之定浙東在丁未雖前此己亥歲方國珍
曾以三郡附明實未平定傳云薦授提舉時太祖兵已
定浙東艮乃避地吳中未核四也先生泛海時家留浦
江獨與從子溫往不得概云挈家浮海五也泛海南還
在洪武元年辨見年譜中不得云六年南還六也所著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和陶詩一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
卷治平類要十篇宜備載七也長子禮爲本縣儒學訓
導次子樂爲本縣醫學訓科亦縣志所宜附載八也明
史大略同此如云太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八

會食省中又云明年用𥳑爲學正蓋因學正之就而誤
傳會食其實先生未嘗見明祖也又居金郡者四年具
見於年譜中與所云太祖旣旋師忽棄官遁去者亦爲
不符至於諸傳摹載先生志節唯明詩選小序尤爲精
神飛動所當薈萃查考酌製一傳庶幾核實之道
一方技傳太醫院使戴思恭舊志未備宜據明史及高
太常仁義贊盧御史益齋銘今錄上別紙
一縣城南門有天機流動軒係戴九靈先生所居廉訪
使余忠宣公闕篆額宋文憲陳君采胡仲申王忠文鄭
仲舒縣侯程汝器皆有記序軒雖非舊基址未易似可

採入古蹟其序記亦可酌入藝文今錄上別紙

一浦北諸山以九靈山爲最大先九靈先生繪山房圖宦遊四方揭以自隨名流題述甚衆山名遂著今錄上記賦詩共七首足備採擇

一方天台集有益齋記楊鐵崖有聽雪齋記可備藝文今錄上別紙

一前賢邱墓所宜詳載先提舉公戴良墓在縣南十里嘉興鄉西山之原先院使公戴思恭墓在縣北八十五里興賢鄉獨秀山之原皆現在祭掃確實可據

一人物仕宦可查者宜注明某都某人任某處舊志本

備如薦辟條之戴垠字子迂三十都人洪武三十年以
稅戶人材任湖廣黃州府知府永樂初授徽州府知府
選貢條之戴廷用名珪字廷用二十九都人宏治中以
拔貢授湖廣岳州府澧州慈利縣知縣皆確實可以添
載
一科第一門世遠無徵不得不缺若明有可據宜呈明
備核馬劍戴氏宗譜有前明天順間寫本體例精整登
載不苟其中有戴徵字志遠宋雍熙進士授承事郎戴
繼字紹宗宋景德中甲科授承事郎戴堯民字世遠宋
紹興中以經學登進士科授迪功郎秦檜用事李孟胡

寅等相繼貶黜遂稱疾而退此三人皆縣志所不載今謹據實錄上伏望裁考

一謹查戴姓自宋元以來名登仕版者錄上別紙

一現在職員例貢應載者開具別紙

一縣志載人物志後序末署云至正元年戴某譔今按人物志成書在至正九年鄭簡討序在至正十年則此後序亦必在十年之後無疑也元年字當改正

擬安期生說項王

項王立諸侯十八國而都彭城其年齊田榮殺項王所立田市田安田都而自立爲王漢張良燒絕棧道明無

東出意且以齊地反書示項王遂決意擊齊而漢還定三秦齊人安期生說項王曰王舍崛起之漢而用力於收復故土之齊臣實以爲舛矣天下皆七國之後享盈用溢者幾百年於茲而謂能以殘餘自奮此必無之事也豈不藉力自强而反覆不順天道然也人事然也烏能敵新起之傑哉漢之有張良守黃石之餘智掇赤松之先機其人可畏所欲輔者韓王成耳成之不克再興良豈不知之而成在則良不得捨韓而他去也使其見殺於他人則良之讐別有所在也顧王殺成是所以堅良輔漢之心良以反書相示其意可知矣恐王之專力

於漢則殽函立破咸陽再屠雍王邯塞王欣翟王翳不難復國而漢且欲守漢中之地而不可得此良所深憂也王決意於齊馬首一東而漢事大定關中之勢不可再搖則韓趙代魏燕殷諸國直折箠驅之耳而王之腹心亦且折而從之此天下大勢所必至也齊榮非有過人之長也與市安都無異王破滅之而重立之則又一田市也而王何取焉無益於楚而坐失事機智者不爲也爲今之計莫若反旆而西令漢不得有出關之計亦且無復關中形便之可據則庶乎逆折其萌而天下大勢不在漢而在楚此全勝之計也王以其羽士之言也

不聽而去故張良發策必用而漢事成良以辟穀終安期生一説不用遂不復見於世後有傳其食棗如瓜者云

揣安期之詞如此與子房眞對手棊也藉令此言用則何如曰無益也子房在漢有策必用安期爲肯爲項王用哉此文有鋒鋩當不下國策否 自記

擬司馬子微規李太白書

李太白遊天台見司馬子微作大鵬遇希有鳥賦蓋慕仙不得適遇眞仙故傾心而作此文也殊不知子微當日勤飭之至以五百片置案前讀度人經一卷移五一

片於案下日課百卷故其後位至定籙太霄丹元眞人誠非偶然也若太白之作清平調詠伎之詞耳以高力士譖而去國雖不去所作勝於清平調者幾希蕊司馬相如一類人也生平識郭令公於塵埃遇賀季眞而訂友誼此其卓卓大者他如人贈千金一日散盡亦可見爲不凡至從永王璘何其不明大義之甚也司馬子微有相規之文不傳今補之曰人之所以得至道者精氣神也人之護精氣神必有其凝然至一渾然天眞無視無聽無作無爲而赫赫焉冥冥焉交合而神與之化斯其所以爲得道不聞酉意於詩酒而可以槃發其天機

也且夫作詩者必衷於聖人之訓不苟言詠未聞猖狂自恣而可以謂之詩味酒者必得乎性情之正上餐沆瀣之精不聞以劉伶畢卓爲師友而可以稱夫酒如子之智與習而慕夫蓬瀛三島之遊上希夫玉清神霄之舉恐韓終先生浮邱子見之有听然而笑者矣且有䘏然而悲者矣笑子之自有至寶而不知重而悲其將來且入於不可知之逡巡也未幾果以大醉采石入水捉月而卒

以此規太白未知太白服否 自記

除卻大道世閒實無可爲之事才如太白究竟自有

至寶而不知重此亦先生自規規人之苦心也李培謙識

風希堂文集卷四終

姪曾孫興佃校梓

跋

古來才顯其族詩世其家者數江左謝氏新城王氏循覽漁洋家刻及詩話所述足徵一門風教之薰陶尤賴於奕世風流之不替浦江戴春塘廉使予以相知而兼戚好今夏自晉郵書緘其季父東珊太史遺稾凡詩文若干卷屬謀棃棗并委司校勘之事閱八月而成春塘自幼受業於太史後以翰苑改官農部典試西川出仕江左今遷山右廉訪能以儒術飭吏事而政治卓然所謂文章發為經濟者歟顧以簿書旁午之餘猶拳拳不忘先澤如此此非夙承門內之風教又何以表風流於

奕世哉然則家學淵源之盛江左之謝新城之王固不得專美於前矣至太史之集文溯魏晉詩統三唐世之讀者自有具眼予何敢贅一言今惟剞劂告竣讎校事畢不致魯魚亥豕之誤庶有以答春塘之厚意竊告無罪云爾道光戊子嘉平姻姪吳景潮謹識